



文白对照



大 学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大 学

大 学

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

自天子以至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，而未治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《康诰》曰：“克德明”。《太甲》曰：“顾 谟天之明命。”《帝典》曰：“克明峻德。”皆自明也。

汤之盘铭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《康诰》曰：“作民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是故，群子无所不用其极。

《诗》云：“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”《诗》云：缙蛮黄鸟，止于丘隅。”子曰：“于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且不如鸟乎？”《诗》云：“穆穆文王，于缉熙敬止。”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《诗》云：“瞻彼淇澳，萇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

侗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谄兮！”“如切如磋”者，道学也；“如琢如磨者”，自修也；“琴兮 侗兮者”者，恂 慄也，“赫兮喧兮”者，威仪也；“有斐君子，终不可喧兮”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《诗》云：“于戏！前王不忘。”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世不忘也。

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”无情者不得尽其辞，大畏民志，此谓知本。此谓知本，此谓知之至也。

所谓诚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。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，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！此谓诚于中，形于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曾子曰：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！”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，故君子必诚其意。

所谓修身，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谓修身，在正其身心。

所谓齐其家，在修其身者，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，之其所贱恶而习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鲜矣！故谚有之曰：“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。”

此谓身不修，不可以齐其家。

所谓治国，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教于国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弟者，所以事长也；慈者，所以使众也。《康诰》曰：“如保赤子。”心诚求之，虽不

中，不远矣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

一家仁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戾，一国作乱；其机如此。此谓一言偾事，一定国。尧、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。是故。君子有诸已而后求诸人；无诸已而后非诸人，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国，在齐其家。《诗》云：“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其为父了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谓治国，在齐其家。

所谓平天下，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，上恤孤而不民不倍，是以君子在絜矩之道也。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，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毋以先后，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毋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，此之谓絜矩之道。《诗》云：“乐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。此谓民之父母。《诗》云：“节彼南山，维石岩岩。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。”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则为下僇矣！《诗》云：“殷之未丧师，克配上帝，仪监于殷，峻命不易。”道得众，则得国；失众，则失国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德者，本也；财者，末也。外本内末，争民施夺，是故财取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；货悖而入乾，亦悖而出。《康诰》曰：“惟命不于常。”道善则得之；不善则失之矣。《楚书》曰：“楚国无以为宝，惟善以为宝。”舅犯曰：“亡人无以为宝，仁亲以为宝。”

《秦誓》曰：“若有一臣，断断兮无他技。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已有之。人之彦圣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。媚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！”唯仁人放流之，进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。此谓“唯仁人为能爱人，能恶

人。”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厚信以得之，骄泰以失之。

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则财恒足矣！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仁，而下不好义者也；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；未有府库财，非其财者也。孟献子曰：“畜马乘，不察于鸡豚；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；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敛之臣，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”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，小人之使为国家，菑害并至，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。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

【译文】

大学问的原则，就在于发扬光明正大的德行，在于更新民风民俗，在于达到德才完美的最高境界。知道所要达到的境界，然后志向就能有所确定，志向确定以后就能静下心来，心静以后就能安闲舒适，安闲舒适以后就能认真考虑，认真考虑以后能有收获，任何事情都有根本和枝节，任何事情都有终了和开始，知道什么在先，什么在后，就接近于合理了。

古时候想要使天下人都发扬光明正大德行，就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；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，就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，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，就先要修养自己的身心；想要修养自己的身心，就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；想要端正自己的心志，就先要证实自己的诚意；想要证实自己的诚意，就先要丰

富自己的知识；丰富知识就在于深入研究事物的原理。

对事物深入研究以后，知识就能丰富，知识丰富以后，诚意就能证实，诚意证实以后，心志就能端正，心志端正以后，身心就能修养，身心修养以后，家庭能就管理好，家庭管理好以后，国家能就治理好，国家治理好以后，天下就能太平。

从天子以下直到平民，一切都是以修养身心为根本。自己的根本搞乱了，而枝节要得到治理，是不可能的。所应重视的却很轻视，所应轻视的却很重视，是从来没有的。

《康诰》中说：“要能够发扬美德。”《太甲》中说：“要时刻想到这是上天赋予的光明正大的天性”。《帝典》中说：“要能够发扬伟大的德行。”都讲的是要自己去发扬美德。

商汤用的盘器的铭文是：“如需要每天沐浴更新，就天天都沐浴更新，每天都不要间断。”《康诰》中说：“要改造更新民风民俗。”《诗》上说：“周虽是个古老的邦国，所接受的天命却是新的，所以君子做事没有不采用这些方针而达到的最高境界。

《诗》上说：“邦国的王都所在方圆千里，就是民众所居住的地区”。《诗》上又说：“鸣叫着的黄鸟，正飞落到小山角。”孔子说：“在所达到的地方，就知道自己的所要达到的地方。怎么可以人还不如鸟雀呢？”《诗》上说：“端庄肃穆的文王，在光明中受到恭敬；作为儿子，就要达到孝顺；作为父亲，就要达到慈爱；与国民往来，就要达到信义。《诗》上说：“望着淇水弯典的地方，绿竹茂盛而又美好，文质彬彬的君子，如同在细致的切磋，如同在认真地琢磨，严密而又坚毅，显赫而又盛大。文质彬彬的君子，终究不能被忘记。”如同在细致地切磋骨角，讲的是

讨论学问；如同在认真地琢磨玉石，讲的是自己研习；严密而又坚毅，讲的是使人畏惧；显赫而又盛大，讲的是显示威仪；文质彬彬的君子，终究不能被忘记，讲的是推行高尚的德，行达到完美的境界，民众就不能把他忘记。《诗》上说：“呜乎，前代圣王是会被忘记的。”后代君子尊敬的贤人，亲近所应亲近的亲族，庶民享受所得的快乐，利用所得到快乐，利用所得到的好处，所心才终生不忘记前代圣王。

孔子说：“审理诉讼，我和别人是差不多的，但一定要使人们没有争讼。”就是没有实情的不再敢说出自己的理由。使民众非常畏服，这就叫作知道根本，这就是知识的最高境界。

所说的证实自己的诚意，就是不要自我欺骗，如同厌恶奇异的臭味，如同喜欢美好的色彩。这就叫作自我满足。所以君子必须在独处时能谨慎自己的言行。小人平时做坏事，没有不敢干的，见到君子以后就回避躲藏，掩盖自己的不良行为，而显示自己的善良。别人看自己，就如同看到自己的肝脏肺腑一样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就叫作真实情况在心里，就会体现在外表上。所以君子必须在独处时能谨慎自己的言行。曾子说：“十只眼睛注视着，十只手指点着，是多么严厉呀。”有财富能够装饰房屋，有德行能够润泽身心，心地宽阔就身体健壮，所以君子必须证实自己的诚意。

所说的修养自己的身心在于端正自己的心志，就是身上怀有愤怒，心志就不可能端正；怀有恐惧，就不可能端正；怀有喜好欢乐，就不可能端正；怀有忧患，就不可能端正。心不在焉，就会看什么都看不见，听什么都听不到，吃什么都吃不出味道。这就是修养自己的身心在于端正自己的心志。

所说的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在于修养自己的身心,这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就会有偏心,对于自己的所轻视厌恶的人就会有偏心,对于自己所傲怠慢的人就会有偏心,所以,对自己所喜欢的人而知道的缺点,对自己所厌恶的人而知道他的优点,这是天下很少有的。因此有谚语这样说:“没有人知道自己儿子的缺点,没有人知道自己庄稼的茂盛”。这就是说,身心不修养好就不可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。

所说的治理国家必须要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,是因为自己的家人不能够管教好,而能够管教别人的,这是没有的。所以君子不出家庭,却能够使教化在国内施行。孝敬,是用来事奉君主的;恭顺,是用来事奉尊长的;慈爱,是用来支使民众的。《康诰》说:“爱民如同爱护自己的婴儿一样。”诚心诚意地控求这个道理,即使不能实现,也不会太远的。从没有先学会养充孩子然后再嫁人的。

一个家庭仁爱,整个国家都会崇尚仁爱;一个家庭礼让,整个国家都会崇尚礼让;一个君主贪婪凶暴,整个国家都会发生祸乱;总是的关键就是这样。这就叫做一句话就能败坏的事情,一个人就能安定国家。尧和舜统治天下采用仁政,民众都随着仁爱;桀和纣统治天下采用暴政,民众都随着暴虐。当自己的命令自己的喜好相反,民众就不会随从。所以,君子对于优点,要自己身上拥有以后再去要求别人;对于缺点,要自己身上没有以后再去批评别人。自己身上所拥有的不是怨道,却能够去教导别人的,是从来没有的。所以治理国家在于管理好自己的家庭。《诗》上说:“桃花娇艳,叶子繁茂,这姑娘要出嫁,会带和睦给婆家。”能和睦。自己家人然后可以教导国人《诗》

上说“兄弟相处融洽和睦”。兄弟和睦，然后才可以教导国人。《诗》上说：“自己的言行不出偏差，才能匡正四方的国家。”自己作为父子兄弟足以效法，然后民众就会加以效法。这就是所说治理国家在于管理好自己的家庭。

所说的平定天下在于治理好自己的国家，就君上敬重老人，民众就会崇尚孝道；君上尊敬长者，民众就会崇尚恭顺；君上怜抚孤儿，民众就不会背弃，所以君子拥有起示范作用的原则。自己所厌恶君上的地方，就不要用支使臣下；自己所厌恶臣下的地方，就不要用来事奉君上；自己所厌恶前面人的地方，就不要用来加于后人；自己所厌恶后面人的地方，就不要用来盲从前面人；自己所厌恶右边的地方，就不要用来交往左边人；自己所厌恶左边人的地方，就不要用来交往右边人；自己所厌恶左边人的地方，就不要用来交往右边人。这就是示范作用的原则。《诗》上说：“欢乐吧君子，民众的父母官。”民众所喜欢的自己就喜欢，民众所厌恶的自己就厌恶，这就叫做民众的父母官。《诗》上说：“高大的南山，山石累累，伟大光明的太师尹，民众都在仰望着你。”统治国家的君主，不可以不谨慎，一有偏失就会被天下人所杀戮。

《诗》上说：“在殷朝未曾丧失民心时，还能配得上天帝的赐命，要以殷人的灭亡作为镜子，上帝的赐命不容易保持的。”就是说，得到民众的心，就经受得到整个国家；夹失民众的心，就会丧失整个国家。所以君子先要谨慎对待自己的德行，有德行拥有民众，有民众就保有国土，有国土就能拥有财富，有财富就能有所享用。德行是根本，财富是末节。轻视根本而重视末节，就是让民众争斗掠夺。所以。财富积聚了，民众就会离

散,财富分散了,民众就会集聚。所以,言语胡乱地说出去,人们就会胡乱地听信;财货胡乱地收取进来,就会胡乱地花费出去,《康诰》中说:“只有天命不是常在一处的。”就是说,善良的人就能得到天命,不善良的人就会失去天命。《楚书》上说:“楚国没有什么可以当作宝贝的,只有把善良当作宝贝。”晋重耳舅舅子犯说:“流亡的人没有可以作为宝贝的,仁爱父母作为宝贝。”

《秦誓》中说:“如果有这样一个臣下,忠诚专一而没有别的技能,他心胸宽阔,好像能容纳一切。别人拥有技能,能如同自己拥有一样;别人美好圣贤,自己就从心里喜欢,不只是像在口头称赞的那样。实在可以使用这样的臣下,因为能够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百姓,也还会更有好处的。别人拥有技能,就嫉妨而又厌恶;别人美好圣贤,就加以压制而不使君上知道。实在不能容留这样的人,因为不能够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百姓,也可以说是很危险的。”只有仁德的人能够流放这样的人,驱逐到四方边境地区,不准和中原国人在一起。这就是说只有仁德的人能够爱护好人,能够憎恶坏人。见到贤能的人而不能荐举,荐举而不能早早任用,这就是怠慢;见到坏人而不能斥退,斥退而不能尽量远些,这就是过失。喜好人们所厌恶的,厌恶人们所喜好的,这就叫做违背人的本性,灾害必定会落到他的身上。所以君子有个大原则,就是必须采用忠诚信义来争得民心,骄横奢侈就会失去民心。

增殖财富有个大原则,就是生产的人多,消费的人少,创造得迅速,使用得舒缓,这就会使财富长久充足了。仁德的人是靠财富来立身,不仁德的人是靠身心去发财。没有君上喜好

仁德而臣下不讲求道义的,没有讲求道义的人事业不能善始善终的,没府库的财货不是国家的财货。孟献子说:“拥有马匹乘的官吏,就不要考虑喂养鸡猪的小利;丧祭礼仪上可以用凿冰的卿大夫,就不要畜养牛羊,拥有百辆车乘的大夫,就要任用,聚敛民财的家臣。与其有聚敛民财的家臣,宁愿窃盗公物的家臣。”这就是说,国家不是以财货为利益,而是以道义为利益的。君主统治国家而专门从事聚敛财富的,一定是从任用小人开始。君主信任小人,就是小人在治理国家,天灾人祸就会同时发生,即使有德才兼备的人也没有办法加以挽救了。这就是说国家不是以财货作为利益,而是以道义和为利益的。